

Being Dead
死

[英国]吉姆·克雷斯 著 宋文伟 侯萍 译
译林出版社

死

[英国] 吉姆·克雷斯 著 宋文伟 侯 萍 译

BEING DEAD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 / (英) 克雷丝 (Crace, J.) 著; 宋文伟, 侯萍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1
(外国文学最新佳作丛书)
书名原文: Being Dead
ISBN 7-80657-473-5

I. 死... II. ①克... ②宋... ③侯... III. 长篇小说-英国-当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9165 号

Copyright © 1999 by Jim Crac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David Godwin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3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1-096号

书 名 死
作 者 [英国] 吉姆·克雷丝
译 者 宋文伟 侯 萍
责任编辑 周丽华
原文出版 Penguin Books, 2000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 - m a i 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375
插 页 4
字 数 134 千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473-5/I·364
定 价 (精装本) 12.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美在何处？

(代序)

初见吉姆·克雷斯，是在英特网上一片冬天的树林里。他轻轻倚着一棵树，左手插在裤袋里，右手牵着一一条大狗。他着装休闲，姿态休闲，但，神情却不休闲。四周落叶遍地，万木萧索，赤裸裸的树干上循环着枯和荣的交替、生与死的轮回。

《死》是英国作家克雷斯近年完成的又一力作，2000年12月在纽约《时代周刊》上被评为“本年度最佳图书”，2001年3月，又荣获美国著名三大图书奖之一的全国书评家协会奖(NBCC)。为此，书评界雀跃欢欣，好评如潮。有的批评家竟惊呼为什么克雷斯不是世界闻名的作家。而大奖得主克雷斯本人却生就一双冷眼，在宣布奖项和颁奖时他正蜷曲在3000英里之外英国家中的床上。他当时的感受是，“在全世界最富文学气息的城市，由美国主要书评界授予的一项图书大奖，还有追加销售额和更丰厚的下一版预付款的承诺？……不，我不允许自己充满希冀。我必须强迫自己实际一点。”

克雷斯是个脚踏实地的人，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喜欢走路”，“走很多路”。他认为“英国作家应该多出去走走。”于是，这一次他走到了会唱歌的海湾，走到了漂移不定的沙丘，走到了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和谐共存的地球一角，走到了在死神脸上读出生命永恒、爱情永恒的两具裸体。

前……这是小说《死》的开头，也是全书的高潮。

《死》这部小说采用的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环形结构。克雷斯用其驾轻就熟的叙事技巧将四个部分时而剪断，时而连接，编织成“一张沉甸甸的网”，捕捉死神脸上那些朝生暮死，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无尽的爱情，连接成一个无始无终的圆形轨道，让生与死接力传承着爱情永恒说，让源于自然的生命回归自然。

第一部分描写男女主人公约瑟夫和赛丽丝夫妇赤身露体，暴尸荒丘，丈夫的手轻轻握着妻子的脚踝，使原本令人毛骨悚然的谋杀现场，展现出人世间最温柔的行为艺术，无不令评论家为之扼腕叫绝。在这个近30年前他们初次做爱的地方，他们为了怀旧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第二部分倒叙约瑟夫和赛丽丝的爱情——从一开始就被笼罩在夺去一位同学生命的那场大火的阴影之下。第三部分详细描述他们的尸体被发现之前在沙丘上腐烂的过程，揭示了生长与衰变、生存与死亡这一生物界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第四部分是本书中最温柔、最动人的核心部分，叙述死者的女儿茜尔在寻找失踪双亲的艰辛历程中，对她父母之间的天伦之爱，对父母与女儿之间的舐犊之爱，对父母的同事和邻居们在案发之后表现出来的人性之爱，产生了震撼灵魂的新感受。

关于这部小说的书名，据说是作者让出版商闻之“都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甲”的书名。当然，出版商更侧重考虑的是市场效应，也是在情理之中，无可厚非。甚至当书已经出来时，仍然有人认为书名要改，半开玩笑地建议改成《沙丘之爱》。如果书摆在机场出售，那个书名更好。殊不知这本“残酷的”书是克雷斯怀着丧父之痛和父子情深的切身体验“挤出来的”。克雷斯遵照遗嘱埋葬了父亲——没有举行葬

礼,没有邀请宾客,没有声张,没有鲜花,没有悼词,没有赞
美诗,也没有留骨灰。过后,克雷斯痛苦地说,“我们执行了
他的遗嘱,那却是个天大的错误。”因为当他创作《死》这
部小说时,关于他没能体面地安葬父亲和不曾留意过他那
不平凡的一生的回忆一直在他身边,如影随形。

所以,当有人问起书中描写生与死几个不同方面的有
关背景和写作动机时,克雷斯解释道,大多数伟大的宗教都
习惯于描述死亡表面上的安慰之情。问题在于他们头脑简
单地认为自己无能为力。他们不能面对死亡的现实,身体
的退化,身体的终结。他们想象出假装有天使,有永恒,有
审判日。没有!当我们死亡时,就是死亡了,我们的世界结
束了。无神论者如何想象得出用安慰的话语去应对极度苛
刻的观点?对于我来说,那正是对此书的挑战。我们可以
从死亡的残酷事实中获得的安慰是:生命本身绝妙无比,充
满了爱情,充满了超然的时刻——那才是真正重要的所在。
他还说,大多数人目睹亲人的死亡是在医院里或殡仪馆里,
尸体经过清洗和消毒,整容化妆,换上最体面的寿衣。克雷
斯欲向人们展示死亡的原始边缘,震醒人们面对死亡这一
真实而自然的现实。

其实,东方文化关于生是红喜,死为白喜的说法与克雷
斯在某些方面试图表现的主题十分相近。但是,东方的白
喜更为狭义,仅指本书中描述的“本该在他们自己的床上寿
终正寝的高寿老人”。本书中身为动物学博士的女主人公
赛丽丝为她的学生,也为我们,讲授了生命的自然规律和自
然现象。“我们的出生就是我们死亡的开始。那就是婴儿
出生时为什么大声啼哭的原因……他们在生存伊始便开始
死亡……死亡是我们成为多细胞生物所付出的代价……这
是自然科学。”东方人说,“人死如灯灭”,西方人说,人死只

不过是“溜进了另一个房间”。无论是复归泥土，还是重回伊甸园，还是“溜进”当今人们戏称的人生后花园，都要我们自己走着去，哪怕你富甲天下，也不能坐“宝马”去。

《死》这部小说中出场的人物很少，在如今这个人口爆炸的时代显得微乎其微，像几粒沙子与整个宇宙的比例关系，而克雷斯正是通过这几粒沙子透视了大千世界的精微绝妙，刻画了几个栩栩如生而又普普通通的人物形象。早在18世纪，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就强调小说要写出人的性格，要“严格模仿自然”，要有“人情”和“人性”。无论按照世俗的观点，还是根据古今中外一般爱情小说惯用的模式，《死》中的男一号和女一号都算不上“天造一对，地设一双”的佳偶，他们俩其貌不扬，性格各异，如他们的女儿所说，“我父亲和母亲无论在听音乐会还是在床上都琴瑟不和”。但他们具有大多数科学家所具有的美德：敬业、严谨、守时、理解、宽容，这些美德使他们在事业上双双成就斐然，受人尊敬；在生活中彼此尊重对方的习惯和兴趣。静静流淌了近30年的爱情长河闪烁着自由、平等、和谐、温润的人性光辉。从他们在学生时代第一次约会，约瑟夫等赛丽丝出来，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压得鼻子变了形状，到婚后总是以自己个子矮小为由，让赛丽丝承担了很多家务活，到早晨为妻子做好早餐端到床头，将百叶窗拉开几公分，让多日不见的温暖阳光唤醒赛丽丝，再到他们生命的最终时刻，约瑟夫的一只手轻轻握住赛丽丝的脚踝。这点点滴滴，如庄户人家傍晚时升起的缕缕炊烟般富有田园气息。

书中另外描写的两个人物是主人公的女儿茜尔和临时雇佣的出租车司机——学建筑的大学生乔。如果说约瑟夫和赛丽丝是英国老派人物的代表，那么茜尔和乔则是新潮

一代的典型。他们追求独立,崇尚自我,一个离家出走做了餐馆女招待,一个无照营运出租车挣钱来完成学业。他们通过着装、发型与玩世不恭的处事哲学去表现所谓的叛逆、自由、解放(包括性自由、性解放和脱离家庭约束)和自我中心的一个世界。套用茜尔的话来说,是过自己的日子,又不是过她父母的日子。乔是茜尔回来寻找父母下落时雇佣的出租车司机,也是她卖身抵债的一夜情人。但是,克雷斯笔下的乔并不是唐璜式的花花公子,也不是乘人之危的市井无赖。他独立进取,乐于助人,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同时也自私,投机,不遵纪守法。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去爱、去体验生与死那种原始的美感和永恒的力量。

如果说人物是小说的灵魂,克雷斯笔下的这些灵魂是不会升天的,它们属于大地,属于泥土。他描写的人物肖像是最普通的群体,最普通的语言和动作。在《死》这部小说里,对所有人物的容貌特征都没有做完整的描写,像居住在美国东部的阿米什人,他们做的阿米什娃娃都只有一张空白的脸,脸上没有五官,据说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看见,也不愿意被看见”。但是,克雷斯却运用很自然的笔触,在人物的各种情态下,让那些星星点点很不起眼的动作完成优美生动的肖像描写,给人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意境。当约瑟夫和赛丽丝失踪后,他们的女儿冒着瓢泼大雨赶到家门口,却“双手发抖,很难将钥匙插进锁眼里”。“现在她感觉好像身上的皮肤绷得太紧,紧得随时都会裂开,都会胀破”。“这种感觉很熟悉。她曾经常在这个门廊下,在这扇门 before 发抖。她过去曾常常不能把钥匙插进锁眼”。茜尔以前怕的是父母在家,一向晚睡的父亲,“手里拿着书,走出他的房间说,‘你疯到这么晚才回来,’或者生气地问她是不是过了一个‘有意思的晚上’。”而现在她怕的却是父母不在家,“她用

想象填补着空空如也的空间,想象着她父亲穿着晨衣,她母亲走过楼梯上面的过道,头发上包着一块毛巾。她甚至希望听见他们说,“你疯到这么晚才回来。”这些朴实无华的词语,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也能读个明明白白,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贴近生活,贴近读者的心。谁家没有贪玩的孩子?哪家父母不惦记迟迟不归的儿女?我们也有过小时候回家晚挨骂的记忆,我们今天也会牵挂自己尚未回家的孩子。这种血缘之亲,动物之性,能够超越语言,超越文化,超越国界,却不能离开我们平凡的生活平凡的心。

另外,有人发现克雷斯笔下描写的女性人物大多比男性人物更令人喜爱。对此,克雷斯并不否认,“是的,我喜欢创造我喜欢结识的那类女人,不是像生着漂亮大腿的刚出道的女明星那样的女人,而是身体毫无迷人之处的那种女人,但是,她们受到爱慕,那是因为她们坚韧、聪明、有主见。”《死》中的赛丽丝和茜尔都符合作者的创作标准。但是克雷斯的处理手法很绅士,很含蓄,用菲斯塔的美貌来衬托赛丽丝的不美,让男生们青睐菲斯塔来描述赛丽丝没有风韵。但是赛丽丝性格刚强,有责任心,有事业心,小到在家里掸蜘蛛网、换灯泡,大到搞科研、上讲坛,她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她的女儿茜尔性情很倔,玩世不恭,外形另类,长相令陈尸所接待员“不敢恭维”却又勾得他心摇神驰——那是青春的印象,那是年轻的魅力。茜尔是个坚强的姑娘,一个长途电话就把寻亲、葬亲的责任搁在了她没有准备好的肩膀上。我们看到的茜尔,是个孤零零站在沙滩上惟一漂流物上的小女孩,见到在海里工作的父亲被浪卷走、母亲不顾一切下海相救的情景,她除了嚎啕大哭以外还能怎么办呢?后来,长大的茜尔离家远去,寻找自己的生活,做了一家餐馆的光头女招待。父母双亡的残酷现实使茜尔真正成熟起

来,她理解了父母,理解了父母的爱女之情,感受到无以比拟的爱之浓厚与凝重,她重新张扬了自己的个性,打开了未来的世界,那才是自己的生活。

克雷斯认为自己是风景作家。在他那具有记者般敏锐触角的取景框里,生活中的风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城市内外,字里行间,人间处处皆风景。当自然风景只是风景本身时,它可以是一幅静物画,也可以是一首田园诗。然而,当它变成小说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书中人物的命运遥相呼应时,那么,巴里托尼湾(英文为 Baritone Bay,意为“男中音湾”)的沙丘真的要唱歌了。请看:“天空、海洋和陆地构筑的死亡之中没有画家笔下的静谧安宁,在死亡之中他们的两具尸体,一个仰躺,一个俯卧,摆的姿势像他们本人,像毫无生气的蜡像,非常泰然自若,只有风儿会把他们吹皱。这是一道丑陋的风景。”在这个连名字都浪漫的海湾,为什么出现这么一道丑陋的风景?因为“他们受到了羞辱。他们有失尊严。突如其来的无耻行径导致他们猝死,弄得他们名誉扫地”。让我们再看一道动态的风景:“潮转了,她的父亲,在与汹涌倒退的海水及其翻滚的回头浪的搏斗中,失去了平衡……然后,他浮上来了。她们能看见他的靴子,像两只海豹的头。她们只好听任海浪把他冲上岸来。感谢上帝,幸好是涨潮。”克雷斯笔下的风景,有的读来总有黑白摄影作品的感觉,即使是新拍的,也带着怀旧的淡淡忧伤;即使着了色,也是春山般的清淡,不明艳的悦目。“然而,一旦帐篷和尸体被移走,一旦难以永驻的黑夜逝去,受伤的柔软草便又欣欣向荣起来。希望大自然中春天永驻。草叶复又伸直了。它们奋力将躯体拽离黏糊糊的沙地,仰脸向着早晨。它们抬起充满蛋白质的眼睛盯着日光看。它们完成了光合作用的过程……在那以后,柔软草便一天天碧绿起来。

春天绿,然后是苹果绿,玻璃瓶绿。令人嫉妒的绿。最后是青草绿。”青草不管呈现什么绿,只有恢复青草绿才能完成回到自然的过程。

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惊艳”之感,怨我用词残酷,大概沙丘上的红蔻丹过于惹眼了。前天晚上,在秋风里的闹市中等候一位朋友,眼前人来人往,黑眼睛、蓝眼睛、绿眼睛在夜色里不如白昼那般色彩鲜明了,纯金的头发和镀金的头发也真假难辨,我把半年来在克雷斯沙窟里挖掘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美宝贝举向那些经过我的瞳仁,我想知道东方和西方的眼睛里看见的美点是否有别,我想验证一下我从书中发现的那些美是否真的存在:丑陋而美仑美奂之美,残缺而完好无损之美,荒凉而生机勃勃之美,粗糙而玲珑剔透之美,原始而文明现代之美,前卫而返朴归真之美,无形而无所不在之美,大美大丑中蕴藏着亦表现出人类的动物本性的兽性美,也有动物的物种进化的人性美。愿美与你同在,阿门,如果你的眼睛不缺少发现的话。

译者

2001年11月28日

写于南京中山陵音乐台

别指望天堂，也别指望地狱。
你已死去。就是这样。再见。别了。
来生在等候？哦，没错！
腐烂，肥料
毫不怜悯地腐烂，腐烂，腐烂，
在你退化时，从动物退化成植物。
当然，我将感到痛苦，
为辞世的妻子，
虽然悲痛从来没能
延长生命
也没能从死神触摸过的身体中
多骗取一口呼吸。

“生物学家悼亡妻告别词”

摘自舍温·斯蒂芬斯《死》

1

为了怀恋旧日时光,两位动物学博士在那个星期二的下午驱车出城,前往巴里托尼湾那鸣响不绝的盐碱沙丘作最后的造访,并在那儿留下了鬼魂。他们再也没有活着回来。他们差点儿再也没有能够回来。

他们本来只是想带着怀旧的情结沿着近 30 年前他们当学生时相遇的海岸稍走片刻。他们第一次做爱也是在这同一片沙丘上。如后来报纸上报道的那样,如果“死神,用一块花岗岩武装的死神,没有在他们接吻时砸下来的话”,他们也许会在那儿再次做爱。

他们是最奇特的一对,这两个四肢张开,死在海滩上的恋人:约瑟夫和赛丽丝。两人生前都是教师。他是潮汐研究所所长,在所里,他的冷淡就像他的智慧一样出名。她是大学兼职教师。他们的同事几乎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俩在一起,也没有去他们家作过客,更不用说见过他们有肌肤之亲了。因此,真是太出人意料了,在所有夫妻中,竟会是这两位成了这个样子,没穿内衣,脑壳塌陷,不可能有的那种激情的不可能的受害者。谁又能想得到,那个年纪,那般学问,又毫无魅力的人竟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爱,惨遭谋杀?

他们为怀旧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2

假如约瑟夫和赛丽丝的遇害,他们的尸体被人发现,并被运回家不是发生在那个星期二下午,而是,比如说,发生在100年以前——那时,人们甚至可以对动物学博士们进行公开的、尽情的悼念,且毫无窘色。那么,他们的家属和邻居就可以为他们举行午夜追思。人们会给他们的尸体穿上最好的衣服和鞋子,并排放在床上,他们的伤口被掩饰起来,他们的头发向后梳得光滑,双目紧闭,双唇轻合,他的手放在她的手上,他们的脸韵味十足。房间里会散发着樟脑、蜡烛和肥皂的气味,还会像医生的候诊室一样,咳嗽声不绝于耳,摆满硬靠背椅子。

哀悼者,首先是妇女,天刚擦黑就会前来开始表示他们的敬意,痛哭流涕,双肩颤抖不已,顿着靴子和手杖敲击着地板,手镯晃动声和击掌声响成一片。谁要是把破椅子或松动得一塌糊涂的地板弄得吱嘎作响,或者谁哭得声音最响亮,谁就可以视自己为最悲痛欲狂者。嚎啕声越大,悲痛越深切。100年前,当屋里有丧事时,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现在一样沉默不语,或一声不响。他们不抑制悲痛,或把它排除在日常生活之外。死亡像一株植物一样被栽培,被浇灌。人们没有必要低声耳语或装出表演的样子。让吵闹声把魔鬼赶出去,他们会这样告诉自己。让咱们大吵大闹。让咱们大喊大叫。甚至还有追思杖可以买来摇晃,那些杖是用

金属杆制成,上面有啪嗒作响的木环。孩子们会为了那些杖而争抢:他们吵闹得越凶,他们争抢的越厉害,只会使喧闹声越大。据说,追思仪式应该使整幢房子格格作响才好。它应该让左邻右舍睡不着觉。它听上去应该像是有成百上千只乌鸦在啄击屋顶。然而,那是些乐观的年代;死亡是一条灯光昏暗的走廊,穿过去是空间更大的房间。

午夜时分,男人们来到后,所有宾客都会站起来,围着床站成一圈。他们会紧紧抓住床垫和床板,许许多多手,摇动被害的夫妇,扬去和抖出他们的过错,那样他们就可以毫无争议地进入天堂。他们所有过错和不端行为的草木灰会像雪茄烟灰一样在烛光中飘散。他们那浸满油脂的罪孽会弄脏男人们洁净的衬衫。

之后,当那些通宵为人们提供咖啡或小杯波力瓦烈性酒的大孩子们给他们加足油后,邻居和亲属们就会追忆起有关死者的往事,从这对夫妇遭攻击后最后的呼吸开始。然后,很自然地,在更深半夜时分,由于瞌睡,房间里变得一片寂静,因为谁也无法再集中思想,只能感觉到椅子的硬度。因此,他们的回忆会一点点地往过去的岁月推移。他们沉浸在对过去的追思中,那时候,后悔变成了展望,怨恨变成了友爱,经历变成了希望。这种回忆会将赛丽丝和约瑟夫共同生活的沙漏颠倒过来,让他们的沙子倒漏。当沙子全部漏光后,死者会坐起来,从床上爬下来,变得更年轻,对死亡毫不在乎。皮肤绷得紧紧,头发浓密,像夜猫的毛一样柔软光滑,击伤和青肿块消退了。伤口愈合了。

首先,朋友们和邻居们会回忆起约瑟夫和赛丽丝最近几个月的情况,“非常安静——我的意思是,很体谅人——你几乎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家。”然后,又会回忆起他们的中年时光,他们的婚姻生活,他们的工作,也许还有他们养

育孩子的情况，他们的婚礼，他们的学生时代，直到——伤感地猜测他们的早年生活，他们是什么样的女孩和男孩，他们的学业该有多么优秀，如果他们不擅长体育的话——他们的童年成绩斐然。

根据熟练的时间计算，为这对受害夫妇做的追思将在拂晓时结束。当黎明使烛光渐渐失去亮度，使屋角渐渐变得暗淡起来时，一位大婶、一位同事、一位老友将会赞美五十多年前这对夫妇诞生的奇迹，他们的婴儿时期，他们曾是多么可爱、多么难伺候，他们是多么前途无量，多么招人喜爱。

追思就是死者的复活。

但是，现在可不是乐观或多愁善感的年代——那个星期二下午不是在 100 年前。可怜的约瑟夫和赛丽丝不会被人发现并运回家中安葬。至少要过一段时间。他们的脸也不会韵味可人地出现在床上。没有人会来把他们的伤口盖上，或把他们的头发捋得光滑。没有樟脑、烛蜡或肥皂来掩盖他们腐烂的气味。不会有成千上百只乌鸦在屋顶啄击。会有一些更凶残的鸟儿和更大的空间。对于约瑟夫和赛丽丝来说，死后一切都没了，只有“一了百了”。

然而，可以为他们举行个一般的追思仪式。在人们总结他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们现出了最丑陋的一面，人们第一次看见他们这副样子，也许是很恰当的，甚至很亲切。他们暴尸于海岸上，离经叛道，四肢张开，荒唐至极。然后，人们又追忆过去，将他们从死亡中复活。他们上岸便要启程，但把他们带回他们出发的地点是为了制造一种永恒。终于，第一线曙光为约瑟夫和赛丽丝亮起。死因渐渐明了。他们全部的生命在他们前头。

动物学博士们不适时宜，也许吧，但是，他们可以被渐

渐模糊的回忆拯救出沙丘,重新被放到他们活着时睡觉的床上,依然是屋子的主人。